

寂寞牌戲

看著母親神情已經異常疲累，眼皮上的細紋顯得更深，彷彿冰裂，卻依然專注地打量各家所出的牌，猶豫是否要拋出手上那一張，顯然她已經等著胡牌了，不願意因為自己的輕忽而放炮，倒輸一把。雖然我面對花花綠綠的東西南北圓筒直條不同的排列組合思考很久，得讓父母親頻頻催促，但他們好不容易因女兒女婿回家有牌搭子，也只好耐著性子。母親因為等待而越打精神越差，最後也不再堅持摸足幾圈，到個段落就結束牌局，回房睡了。

最近幾年母親很難入睡，往往凌晨一醒來便輾轉到天亮，長期失眠結果導致血壓升高、肝功能變差，所以一有睡意，便毫不遲疑就寢，深恐睡意像隻滑溜的泥鰍，若不迅速躺平壓制住，牠便逃逸無蹤。

我也樂得散局，沒料到出牌慢也有催眠的效果，可以取代醫生為母親開的安眠藥。之後，我拾起未讀完的小說，看了半天，怎樣也無法進入書中的情境，腦中一直迴盪著剛剛牌桌上的對話，父親問我怎麼學會的，我說，先前看你們打幾次就懂了，這本來就是易懂而難精的遊戲。父親點點頭，接受我的說法，並不擔心我會入迷。我看著母親，似乎看到她眼神短暫出現的疑慮，或者，那是一種心語的交換。

我想的和她一樣嗎？

她當初也是看著父親和鄰居打牌，幾次之後就會了。父親說起自己在遠洋的漁船上，一連幾個月不靠岸，大家不工作的時候就睡覺，和賭博。我想也只能這樣了，這是「唯二」可以讓一群年輕壯盛的人忘卻自己活像被拘禁在漂流的監獄中的方法。每隔二三年，父親可以回台灣休假幾個月，該見的親戚見過了、該找的朋友找過之後，回家的興奮逐漸褪去，恢復日常的生活，除了等待下次的出海再也沒別的事，於是，只能打牌。小時候的我並不能理解，並且，隨著青春期的來臨，我越來越厭惡。

母親總喜歡跟著父親，我不知道她是喜歡「跟著父親」，還是也迷上這種遊戲。起先她只是在旁觀戰，不多久後便足以替換父親，讓他稍事休息，最後是牌搭子不夠時她上桌湊人數。有時候在家裡打牌，更多時候父母親相偕到別人家。母親原本到了用餐時間會回家草草張羅，到後來，等我們飢腸轆轆去找她的時候，她抽出幾張鈔票要我們自己買著吃。說也奇怪

，父親不在家時，我們姊弟還擁有母親，可是父親一回來，我們竟像同時失去了雙親，一切得自理。每當放學後，我不知道自己比較喜歡看到空蕩蕩的屋子，還是喜歡他們把人邀集到家中整晚酣戰？母親、父親和我們的家在迭起迭落的洗牌聲中飄盪、在瀰漫的香菸濃霧中迷航、在牌桌上隨時暴起的粗話聲中顛躓。這不是我們期待的父親歸來景象，更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母親。父親上岸了，卻偕著她在牌桌上漂流。他們在，卻又不在。

父親回到陸地，似乎為這個家開闢了一條嶄新的航線，但卻是通往未知的遙遠國度，充滿暗礁，風暴在遠處渦游成形。後來我逐漸發現，母親和父親上牌桌似乎無關輸贏，而是因為孤獨，他們不懂如何與孤獨共處，更不懂如何跟自己相處，以為砌牌洗牌可以嘩啦嘩啦沖淡和遮掩孤獨的回音，擲牌可以喀的一聲聲碰撞出熱鬧的氛圍。但兩個孤獨的個體並沒因為負負而得正，而是原先的孤獨乘以二，更加倍空虛。當然，也許他們不會懂得這樣分析自己，打牌不就是打牌？這一切都是成年後的我把原先對他們的不滿加以剖析，這樣一來我比較容易釋懷，容易原諒。可是青春期的我卻不作如此想，我拒絕和他們在同一艘船上，私自放下小小救生艇，目送他們遠去的船影，轉而航往自己的方向。所以我很早就練習孤獨，母親或許也發現那時的我臉孔開始陰翳，開始不耐煩地對她。其實，我當時所感覺的孤獨鬱悶，應該和父親在海上的心情一樣吧。

也和母親又再度面對父親上船後的心情一樣吧？

父親離家，一切又恢復了常態。母親繼續平常的日子，打理一切家務。只是，日子不可能真的恢復以往，她已經改變。更確切地說，她從父親手上接下打破寂寞的一塊塊磚。我仍記得，常常她在吃過晚飯後說要去鄰人家「坐坐」，這一坐，常常夜深未歸。年幼的弟弟好不容易哄著睡了，卻睡得極不安穩，時不時醒來，哭鬧著找母親，姊姊和我怎麼哄騙都無效，弟弟由嚶嚶哭泣到嚎啕大哭，哭啞的聲音在寂靜的夜裡顯得特別孤獨、無助、淒涼，讓我都想跟著掉淚。不知道為什麼，弟弟流的淚水如此滾燙，在我腦中深深燒燙出一條條焦黑乾硬，成為多年磨滅不了的疤痕。

有時實在勸阻不住哭號，招致鄰人詈罵，我只好背著弟弟去找母親。我們穿過一段沉睡中的街道，間隔一大段路才有盞孤伶伶路燈，夜深了，連路燈也半閤著眼，昏憊而黯淡，遠處有幾隻狗在長嚎。背上的弟弟有點沉重，仍然低聲啜泣，他雙臂緊緊圈著我的脖子，其實我也很害怕，那時我才國小四五年級，但是恐懼被更多的怨憤壓抑住了。

見到母親之後又是另一番景象。印象中那總是點著燈泡的昏暗房間，煙霧繚繞，眾人因為胡牌或爆笑或嗟嘆，手中不斷忙著，有人不時穿插著葷話。母親的眼神疲累，雙頰因悶熱的空氣而酡紅。我抱著弟弟在她身邊坐下，不知道還要等多久牌局才會散，靜靜在旁邊觀看或打盹。有一次，在洗牌的時候，有個傢伙大動作的轉換推送洗牌，但他卻幾次拂過母親的手。我看著那雙被香菸燻得髒污而鬼祟游動的手，又看看母親，她似乎渾然不覺，專注疊砌面前的牌。我把弟弟塞到母親懷裡，經過那傢伙身邊時手肘故意狠撞他一下，轉身跑回家。

現在想想，也許一切只是因為我打盹眼花，什麼事也沒發生。

也極可能我的舉動只被認為小孩子的胡鬧。如果大家還想維持牌搭，是可以輕易忽略一個小孩的感覺、犧牲小孩的感覺。所以，母親繼續酣戰。

上國中那一年暑假搬了家，她繼續和新的鄰人玩小牌。每當誤了給我送午飯的時間，我就知道她早上又開戰了。學校的作息安排得緊湊，午休只有短暫的三四十分鐘，眼看著身邊的人接過家長的便當紛紛回教室去享用，只剩下我在校門邊頂著炎夏暑熱的太陽或吹著寒冬凜冽的風，隔著紅色鐵欄柵，盼望母親的身影，我的臉被曬得越來越黑沈、被吹得越來越陰鬱。等接過便當後不吭一聲轉身便走，然後，一整個下午忍著飢餓刮磨我的胃，把便當原封不動地帶回家，等母親發現時問起，冷冷對她說：「便當太晚送，來不及吃。」我用懲罰自己的方式來懲罰她。

這樣做每次都會成功。至少，成功一陣子。那一陣子，母親會在我下課前就在校門邊等待我，帶著笑。即使如此，我還不免揣測，她是坦蕩蕩的笑、還是掩飾心虛的笑？那時的我故意表現得不可理喻，因為我看出母親的困窘和無能為力，我認清她只不過是一個意志薄弱的母親，在「母親」這個沈重的角色背後，躲著一個寂寞、怯懦和貪玩的小女孩。而我卻迅速長大，變成嚴厲指責與挑剔她的成人。說來諷刺，日後我變成了嚴肅的樣貌，完全與母親有關，只不過有如底片膠捲，她的黑是我的白。她喜歡熱熱鬧鬧聊天，我沈默得像一顆石頭。她望外跑，我就把自己關起來。我們各自堆砌一座城堡遙相對峙，她用麻將，而我用書本。

有一天我回家後，母親壓低聲音告訴我，鄰居的小女兒下午在家裡玩，跑跑跳跳，不知怎地，竟然跌坐鐵製的細長椅腳上，血流不止送醫，大

概不只如鄰居所言，鐵條僅僅弄傷了大腿……。母親說得很閃爍，但我猜想這一切應該就發生在她們的牌桌旁邊。那位失職的鄰人想必會愧疚一輩子了，但是母親呢？我想起姊姊弟弟拿著飯錢在街上晃蕩、自己背著弟弟或獨自跑回家的那一大夜路……，所幸老天真的很眷顧我們，眷顧母親。

這件事之後，她們幾乎不打牌了。牌桌上消失了一個歉疚的母親、三個暗自慶幸的母親們。

然後，就是父親要回來了。父親回來原是件令人高興的事，但，其實我不怎麼確定那是否真的令人高興，而意外的是母親卻如臨大敵。她殷殷告誡我們，籠絡我們，要幫忙隱瞞打牌的事。說來奇怪，父親可以帶著她打牌，卻不願意母親在他出海期間打牌。他在海上有自己的寂寞需要排遣，他似乎認定母親有孩子為伴，就不會感到空虛與疲累。不知為何，即使是年幼的弟弟都察覺母親的心慌，知道這事非同小可，絕不能讓父親起了疑慮。我總以為只有自己受到影響，但是弟弟似乎也有了超齡的成熟，於是我們成了共犯，沒有出賣母親。我們合演一齣戲：一個母親深居簡出，守著孩子等待遠方的丈夫歸來，身為父親的回來後，則看到成長懂事的小孩和擅長等待的妻子，心滿意足自己的苦辛沒有白費。我們配合演出像護衛一個犯錯的小孩。

所以，日後母親在家中的地位真的低落如小孩。往往，遇到母子間起爭執時，結果總是她退縮、妥協、沈默與低頭，她的意見被視為不成熟的眼光，被否決，她諄諄勸告不要這樣那樣，然而，沒有人將她的話放在心上。不知道何時開始，母親說的話幾乎都是引用，總是這樣開頭的：「妳大舅說……」、「厝邊誰誰誰說……」、「你們阿姨就不會這樣，她……」、甚至是：「阿敏說將來不讓她女兒嫁到遠處，免得見面難……」阿敏是我的表妹，母親的外甥女，為什麼她會覺得阿敏和鄰居其他三姑六婆、阿貓阿狗的話比她有權威、比她更能說服我們？

母親的苦我們知道，我們不會將共同謹守的密約視為要挾她的工具。她喪失自信其實源於她的心虛，心虛要完全歸因於曾經的迷失，迷失則是因為寂寞，而，她不懂得如何與寂寞相處。我們長大後也都知道。

她似乎也只有那一段日子迷失。往後則變得平常，因為平常而日子顯得風馳電掣，我們忙著升學、就業，一個個離家，時間忽焉流逝，父親自職場退休，常常他們相對無言，任由電視鎮日發出嘈雜的聲響，充滿這個

空洞靜默的家。聽說，打牌可以延緩老年人腦部退化，比看電視好。這時，我反而要勸他們偶爾打打牌。而母親說外邊打牌賭資太大，又說別人不耐煩他們出牌動作慢，他們不想惹人嫌棄。於是，打牌機會只剩下我們回家的時刻。以前，他們很樂意出門走走，但這兩年父親的體力衰弱得厲害，只想留在家裡。在家中，我們除了陪著聊天看電視，也只剩下打牌了。

邊打牌邊聊天，父親似乎滿意女兒女婿這樣的陪伴方式，所以才隨口問起我為何也學會打牌，一句問話卻引起母親疑慮的眼神。這些已是陳年往事，她儘可以不必再擔心，以前我們不提，現在更不會說。只是我從來不曾想像，從前厭惡的牌戲，如今竟拿來為她和父親消遣時間。

桌上尙未收拾的麻將牌凌亂堆疊，方才的擲牌聲，還在耳際迴盪著，我腦中一直浮現出歲月在母親臉上刻下的曲折深皺，但也記得，有幾次，在某一張牌翻出的那一刻，冰裂般的眼皮紋路曾經瞬間弭平了些。